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九

論語十六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旣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旣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護之罪舍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一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

患也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便見

有云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詒謨之樂不能以降大神文德之先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先生曰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敎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若末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爲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

不曾識得道字耳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慜有淡者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循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逓逓提揭此何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

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
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
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
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
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嘗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
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
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取天下皆篡也
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
古無不亾之天下有封建固亾無封建亦亾吾未見

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亾之慘烈亦復可睹矣

子曰益者三友章

有謂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先生曰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兩者之樂如氷炭須互看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眞畏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蘇子嚐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欵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瞢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卽所謂凡事豫則立也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發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爲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

崖勒馬恐追促不及事生騎驢覓驢剜肉作瘡之病

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愼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微引之端九思皆然

尋常語默閒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
在當下非爲將有所用也
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
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
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
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所見字補出眞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
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
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

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
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
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
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
亦同惟君子之仕卻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
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
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于首陽只對有

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止云餓矣後人固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有謂曰民稱之則雖賢人雖學士大夫於今亦未必有稱之者矣先生曰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夫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謗史

策未能改正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終要之此皆後世諂媚小人之過漢唐卽未必然況周賢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辭無支離若今人於巳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餂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

論語十七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雋淡中見光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裏也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

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義至微以之看虞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未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腹誹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

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於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相遠之云實爲習於惡者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於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耳欲其終相遠耳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混奪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與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有謂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不聽天地先生
曰禽獸亦有習相遠處

子之武城章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
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
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
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繁武城之有君
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
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
子凡為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

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矣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併處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

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敎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得禮樂二字粗止將禮樂貼絃歌講連集註受謗矣

後世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於不知道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淫與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辭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固

是夫子之言而僩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僩之之言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塲也其乎口氣是決然不是疑辭朱子云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專事行非

卽指五者爲仁也。說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也。

心存理得凡從事於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於仁而不可謂之卽仁又不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爲內天下爲外更屬

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下五句纔是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於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句面也。

信自人任。敏自有功。能行到此方足。非爲人任有功而爲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囊括甚富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

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於身家日用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鍾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

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道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講自下。予與大上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蓄體會使實有於心而行於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也。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

韋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忘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
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鄙夫
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
遂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黠
者兼爲交遊則譽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
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
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鄙夫必到甘爲弑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
箇鄙字。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秘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於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如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於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予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

末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腳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錄。

另有個天在。卻為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
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
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
以時物儗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
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
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
轉出此說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

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獨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意。無行不與聖人

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不得

行為生爲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爲宰予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即用予不刺予爲予即舍辭能無驚柰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伴執侍生帖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

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有謂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乃去。使父師曰我其行遯。少師曰我不受敗。則微子不去矣。先生曰。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

有謂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若奔周是以國外市矣。先生曰。卽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亾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炎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章

以季孟閒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眊之主所能乎。只
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
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譬之不足以有爲桓
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
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
耳。天下有道。更易箇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
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

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逸民章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虞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有謂出世入世不爲世縛則遁。先生曰。世豈有出入。亦是和尚語和尚亦終不能出涅槃圓寂只在世間耳。

有謂夷齊出世柳下籠世先生曰夷齊不降辱爲錢非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卽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為所為，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間機楻而為功臣者又輒恃其故眦睢怨望。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温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

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二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

非眞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參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已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有將小道盡情抹撥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

施於近與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
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說之謬矣
有謂道術分而有大道又有小道先生曰小道是自古
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
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
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
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
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

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是覺得朱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

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葢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度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旣謬謂心存卽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絶然與仁無干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

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
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騖外故於致知二字
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
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眞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
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
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
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
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須趣

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重講成致卽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敎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讀蹁轉鼓琴則吾蹁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摒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現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有謂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先生曰不用如此說纔如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有謂小子之洒埽應對進退大人之齊治平皆是務本之學先生曰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

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埽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以小子之洒埽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本爲本矣其謬從務本二字生來不知務本之末對旁流外騖而言此本末即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側不得

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敎不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

六句意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執字卽言本末是恁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執字卽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

遂將道字看作心字甚謬

有謂有始有卒卽下學上達先生曰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卽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

語意耳
有謂子游大要以為禮法繁多道存簡易子夏非子游為清虛冥悟之學先生曰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而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為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虛空而必以末為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將本末看成兩樣道理則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又曰聖人沒遭戰國之亂嬴秦之災至教已無

存者止于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淸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爲救正而發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

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
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有云人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
先生曰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菴金溪姚
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
世哉

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
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
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致字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

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眞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

此句不是欺人僞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傚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于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

對此時季氏士師講此時季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
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眞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
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
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
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與嗣來
俊臣方爲屠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
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
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迥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貳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

已克已爲已克已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
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過原微而反求又極
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人謂公孫即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
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
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
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
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
子貢正意秖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

云正是立說之妙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箇爲字自明爲學問何所師爲不學言無非師爲學即常師故命言那有常師耳學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熟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

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來了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將

學字說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
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
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
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
作聖學實講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
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峯陳定宇不識
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别其法只
以本註爲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
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

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姜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避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

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易矣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

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
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
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
明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如裏面如此
所以外面如此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
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